

韩羽是1931年生人,他的家乡在山东聊城。他和我的父母亲是早年的同事,于新中国成立前在同一个系统共事,又于新中国成立后同在河北省文化局的大楼里办公,十年动乱时一同去了河北省隆尧县唐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我称他为韩羽叔叔。

“都说我的画和字难求,其实不是难求,是难写难画。谁都能糊弄,但自己糊弄不了自己”

韩羽擅长漫画和中国画,还是著名的杂文家。虽然韩羽早就是有名气的艺术家了,可如果不了解他,而单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他的真正身份。他的性格就像他的漫画一样诙谐风趣;他的形象也像他的文字一样质朴清澈。韩羽的文学功底深厚,文笔洗练而生动,诗文典故、妙言趣语常贯穿于他的文字当中。他为自己题的四句打油诗不但反映了他的真性情,也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外表:“眉眼一无可取,嘴巴稀松平常,唯有脑门胆大,敢与日月争光。”这最后一句指的是他脑门大又亮。

我小时候对韩羽并不太熟悉,虽然常听父亲提起他,在干校的时候也常见到他,可那时候我年龄小,大人们多是被管制的对象,不管你以前是局长、处长还是作家、艺术家,在我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夏季的傍晚,我在铁凝家玩时遇到了韩羽,他一进门就冲着我 said:“呦,这不是老梁的闺女吗?怎么瘦了?在干校的时候可比这会儿胖。”我望着这个满口乡音(他和我父亲的口音是一样的)、陌生的“熟人”,想不起他是谁,一时间我陷入了窘境,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时铁杨叔叔和铁凝几乎同时告诉我说,这是画家韩羽。我这才恢复了常态、腼腆地朝他笑一笑。回想他进门后那副潇洒的模样,便可猜出他是铁杨叔叔家的常客。

后来看了美术片《三个和尚》,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孩子们很难忘记,当年在为数不多的美术片中,有那么三个开始没水吃、后来又有水吃的和尚。影片展现了他们从没水吃到有水吃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小和尚、瘦和尚、胖和尚这三个有趣的人物,更是给人以视觉享受的快乐。所以这“三个和尚”也成了韩羽绘画的代表作。

上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在费正夫人陪同下,我去看望了韩羽。我想我的变化一定很大,这一次不是我不认识他,而是他不认识我了。我看到的依然是那个淳朴快乐的老头儿,那个知识渊博的艺术家,那个一口鲁音的乡里人,让人倍感亲切。

人称韩羽身上有种无羁无缚的真性情,活泼泼地再现着“魏晋风度”。比如他那不与时人同、我行我素、不改初心、素面朝天的贤士风范,还有他怪异的个性、厚道的为人、质朴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华,以及他的土话连篇和不修边幅的爷孩子气,都是他的性情所致。他写过一副对联,说是:“琴棋书画堪称大雅,柴米油盐未能免俗。”求雅而不避俗、好俗而不失雅,才是韩羽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出门上街,韩羽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楼下的一位女士见到他推着自行车往外走,忙迎上去说道:“您这么大人物还骑自行车,真让人想不到,您真是太伟大啦……”为这个话,韩羽偷着乐了半天。事后他对朋友说:“骑自行车就伟大了?我也想坐轿车,可惜没那个条件呀!”他的外表像个野老村夫。冬天那身棉,夏天那身单,朋友来了谈笑风生,赤诚相见。曾在报社门口被门卫误认为是前来上访的农民。来北京出差,区委会的工作人员将他看做了收废品的老头儿。他的粗布衣衫,他的土头土脑,掩盖不了他的满腹经纶。韩羽成名之后,许多人求他的字画儿,而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是绝不送人的,所以他的画儿要翻来覆去好多遍才肯出手,他为自己辩解道:“都说我的画和字难求,其实不是难求,是难写难画。谁都能糊弄,但自己糊弄不了自己。”可一旦有了满意的书画作品,他倒舍不得送人了。

“我爱人民币,我更爱我的事业”

韩羽喜欢书,据说他把书买回来怕摸脏了,要赶紧包上书皮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橱里供起来,而去朋友家借人家的书

# 韩羽:人·文·画的和谐

□梁宾宾

来读。韩羽从小在农村长大,是顶着高粱花子的艺术家。进入文艺队伍之后,他刻苦钻研,不仅能写会画,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关于书法绘画写文章,他自有一套理论,他说:“我最佩服一个铁匠师傅的话,烧红了的铁,千万不能用手摸。”

看韩羽的画儿,画的多是戏曲人物。著书和写字、画画儿不同,文字是可以复制的,而画儿一张就是一张。据说某美术馆要高价收藏他的画儿,几次上门求购,韩羽说:“没见过我正在写书吗?”美术馆人说:“名画家不画画儿,是聪明人干糊涂事,您写一本书才得几个钱?”韩羽说:“眼下我喜欢写书。”美术馆人说:“看来您真不喜欢钱,多少人要买您的画儿,您总是没有。您多画点儿不就得了?”韩羽说:“钱可是好东西,我岂能不喜欢?不过有句大家熟知的话——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我套用一下——我爱人民币,我更爱我的事业。”

难怪作家徐光耀说韩羽怪,不只因为他的字怪、画儿怪,人也怪。

那次见面,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一部获奖作品——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味丛书《韩羽小品》。他郑重地用钢笔把着扉页的边儿写下了一排小字:“送给宾宾——韩羽。”初读他的小品集时,略感其风格与其人的性情相辅相成:图文并茂,妙趣横生。再读小品集时,仿佛无处不见三个和尚的身影,无处不见韩羽的音容了。

“什么都怕玩儿命,你只要敢玩儿命,它就‘狗熊’了”

十年动乱期间在干校,时逢冬季,人们每天除了学习、积肥之外,没有欢乐,没有希望,无路可逃,人们就在这压抑、无奈的状态下苦熬时光,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韩羽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弄来颜料绘制《西游记》人物,或者是给我们这些随父母去干校的孩子做玩具。现在想来,或许他从中能够找到内心的安乐?他在三合板上画个人形,用手弓子把人形压下来,描线涂色,再上一层透明漆,出来的人物活灵活现。这时,作家梁斌总是坐在房前晒太阳,眯着眼睛打盹儿,他一会儿走过去瞧瞧正在创作中的《西游记》人物,走回去继续打盹儿,过会儿又走过去瞧瞧,再回去晒太阳打盹儿,每天这样谁也不说话。有一天韩羽的美术同行说话了:“我看,你又快挨批斗了。”

与唐庄“五·七”干校鏖了整整5年的韩羽是最后一批离开那里的。校友们陆续被分配了工作,如同逃出了炼狱。我的父母也在1973年去新的单位报了到,而韩羽一直没有个落脚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嫁不出去的丑丫头。到了第5个年头,连工宣队的人也急了:难道要让我们陪你一辈子?韩羽当然更着急:没有落脚之地,岂不成了“孤魂野鬼”?直到1975年,慌不择路,阴差阳错地,韩羽被弄到了一个工艺美术专科学校里。他称自己是“秃子充和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知是老天爷和我开玩笑,还是我和老天爷开玩笑。”那一年,韩羽45岁正当年,可是“学院派”们问:“他一个画漫画儿的,来这里干什么?”“他会画素描,画石膏,画长期作业吗?”又有人说了:“人家是全国美协会员,来摆老资格还是有用的嘛。”甚至有原来的同行幸灾乐祸地说:“听说咱们的韩羽要去教水彩了,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韩羽脊背发冷,他非得出出这口气。怎么出?只能玩儿命干!开始时,好心的领导让韩羽和另一位老师合教一个班。韩羽心里明白,这又不是说相声,哪有两个老师同时在一个讲台上讲课的?无非是怕他把课给讲砸了。于是头一个学期里,韩羽就在这课堂上跑起了“龙套”。学生们私下里议论道:“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师这么上课,真逗。”

终于盼到了暑假,韩羽怂恿着教水彩的老师一起去西陵写生,他亦步亦趋认真当起了小学生。锲而不舍的玩儿命精神终于有了成效,最后连科班出身的老师也“移樽就教”了。然而,当教员除了会画还得有会说的本事,韩羽弄了一本《怎样画水彩画》的小册子精心琢磨。结果是,别的教员讲水彩课是照本宣科,韩羽讲水彩课是把色相、色度、固有色、环境色、冷暖等等的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关系,一律用辩证的方法来讲解。人们说:“看人家韩老师讲水彩都讲出政治来了。”

韩羽总结出了一个道理:“什么都怕玩儿命,你只要敢玩儿命,它就‘狗熊’了。就说这水彩吧,说道儿也多着呢。整体观察啦,对比与统一啦,夸张手段啦,颜色性能的熟练掌握啦……无论哪个环节弄不对了,你就玩儿不转。可话又说回来,色彩不就是素描加冷暖?素描的黑白灰与色彩的冷、暖、

色相、色度的对比。不管你怎么样翻来转去,它总有一定之规可循。不像创作之‘言证实而难巧’也。”然而正是在工艺美术专科学校的短短几年中,促成了他艺术思想的转变。

韩羽创作的戏剧人物画儿和他的讲课形式一样,常给人以轻松随意的感觉,实际上这是韩羽深谙中国艺术精髓的具体体现。他以绘画中“线”的抒情功能突出了绘画语言的主体地位,使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百姓观众。

韩羽于工艺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绘画得从属于临时、具体、直接的政治任务的概念了。而“以文载道”则成为他坚守的信念。在绘画上,他沉浸于《红楼梦》《聊斋志异》、戏曲画儿的创作之中。

“紧要关头没想到我是‘领导’,现了‘群众’的原形”

从干校回来后的韩羽一直住在保定市。1983年的一天,他接到石家庄一位朋友的来信,信里告诉他,有消息要任命韩羽为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看完信笑了笑:吃饱了没事干,跟我开这样的玩笑。继而又一想:开玩笑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家还要搭上8分钱的邮票。韩羽嘀咕起来:真的当了官儿,画画儿怎么办?本来画画儿的时间就嫌不够用。可是既当官儿就有当官儿的事,怎容你再一心一意地去画画儿呢?

是去当官儿,还是画画儿?一时掂不准哪头儿轻哪头儿重了。

这时的韩羽已经50多岁了,还不是共产党员。被人领导了半辈子,眼看着就走鸿运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事。过了一段时间,事实证明朋友的消息是准确的,韩羽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到了石家庄对那朋友说:“你和上边熬,替我说说,领导工作我可干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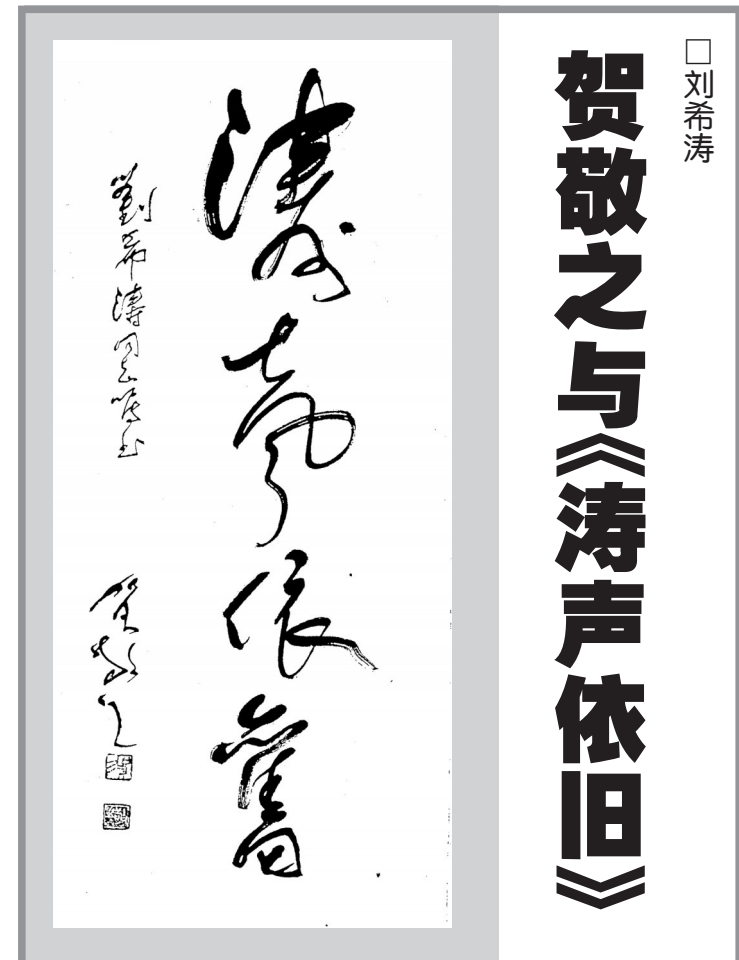
韩羽还是觉得,画画儿这头儿更重要。可是他的朋友说:“这话我不能替你说,还得你自己去说。”于是韩羽找到了河北省文化厅的厅长和书记,说自己画了一辈子的画儿,从没当过领导,干不了。结果还是白费了口舌。

总编室下设画册组、连环画组、单幅画组、挂历图片组、摄影画报组。到处一片繁忙景象,总编却显得挺悠闲。韩羽只好泡杯茶,点支烟,抄手坐在办公室里。开始那几天还不觉烦,可没过几天他就受不了了。心想:这日子还长着呢,这样下去可不行,保定的家里还有《红楼梦》《聊斋志异》的插图等着我画呢!要不就拿到这儿来画?又一想,恐怕不行。整个出版社里十之八九都是画画儿的,人家该说了,总编画画儿,我们也画画儿,这都不都成画画的啦?来了没干别的,光画画儿了,这不是找挨批吗?

刚调到河北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不久,就赶上单位组织社里的职工去工人文化宫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韩羽第一个上了停在社门前的大轿车,找了一个靠窗通风的位置坐下,待人们陆续来齐了坐稳了之后,大家催促着司机开车,而组织者说:“车不能开,总编还没来呢。”韩羽听罢此话,便气愤地说道:“什么狗屁总编,架子这么大,让整车的人等他一个人。”这时大家还不认识韩羽,也跟着这老头儿一起骂起了总编。车下边的组织者听到了韩羽的声音连忙上车招呼他下来,告诉他,下面的小轿车已经等他半天了。这时韩羽才知道自己就是挨骂的总编。车上的人见此情景前仰后合地大笑不止。这件事被传来传去,传说成韩羽与群众打成一片。而韩羽笑道:“哪里是‘打成一片’,我是抢好座位去了,是积习难改,紧要关头没想到我是‘领导’,现了‘群众’的原形。哈哈……”

笑话归笑话,韩羽一系列的成就总是给人带来惊喜。他的画作和著作不断地获得国内外大奖。由他设计的《大街上的龙》的封面获得了1980年全国书籍封面优秀作品奖;《离婚》的插图获得1981年全国插图优秀作品奖;水墨书《武松打虎》获得第十一届布尔诺国际实用美术展览铜牌奖。由他设计的动画片《三个和尚》《超级肥皂》的人物造型获得文化部奖、首届电影金鸡奖、国际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麦丹国际儿童电影节银奖等。他创作的水墨漫画和书法作品入编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出版著作有《韩羽画集》《中国漫画书系·韩羽卷》《闲话闲画集》《陈茶新酒集》《韩羽杂文自选集》《杂绘集》《韩羽小品》等,其中有作品获得了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十几年前,出于爱好和工作的需要,我弃医从文,也开始写文章、编书、写字了。没想到转来转去又转到了从小生长的“文化圈儿”里,因此我和韩羽又多了些许文字上的往来。我把刚刚出版的个人文集送给他请他批评指正,他看过了就说:“写得好!”我收到他寄给我的大作,那可就不仅是一个“好”字能够囊括我满心的感受了。



我收藏有一幅字《涛声依旧》,乃当代大诗人贺敬之所书。一提到贺敬之,人们往往高山仰止,对其诗歌和歌剧的创作成就交口称赞。其实,贺敬之不仅是我我国当代一位蜚声中外、德高望重的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书法家。他1924年出生在山东枣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天性聪颖,勤奋好学,七八岁时就在小学老师和村里人的指导下临池习书。他曾下苦功临习过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他都在一盏小油灯下苦苦坚持。夏天蚊虫叮咬,常常忘记扑打,冬天双腿冻得打战也不觉其寒。

贺敬之16岁奔赴延安,21岁因写出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而一举成名。在延安时,没有毛笔,没有宣纸,他就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在延河边的沙滩上练字。他以按捺不住的革命激情和惊人的才华,一边从事诗歌创作,一边从事书法的学习和钻研。定居北京后,他精读和临习了篆、隶、楷、行、草众多的碑帖。他喜爱草书,尤其酷爱行草。他认为,行草最能表情达意,最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抒发思想感情。对中国历代的行草书法作品,他更是熟记于心,运用自如。王羲之的道美劲健,风姿潇洒;王献之的风卷云舒,纵横自如;黄庭坚的萦绕自然,筋骨内涵;米芾的沉着痛快,风樯阵马;王铎的起伏跌宕,摇曳多姿;郑板桥的珠圆泻地,乱石铺街;怀素的惊蛇入草,飞鸟出林;毛泽东的笔走龙蛇,气吞山河……贺敬之都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心摹手迹。几十年的锲而不舍和临池不辍,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使他的作品“刚健含婀娜,妙笔生气象”,独具自己鲜明个性,成为“有情的国画,无声的乐章,纸上的舞蹈,碗中的云海”。不管落不落款,盖章不盖章,一看就是其人之作。贺敬之每每作书灵感忽来,胸有成竹,若有神助。这是因为他“胸中具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纵横万里之势”……此时,泼墨挥毫,便可看到他的气魄、精神和面貌。

我是读着贺敬之的《回延安》和《放声歌唱》参军的。在部队期间,又读到他的《雷锋之歌》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广为传颂的优秀诗作。他那豪迈的激情和惊人的才华,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每一首诗,特别是他的政治抒情诗都是胸中波澜,笔底风雷,是心灵的呐喊,是感情的喷泉,是催征的战鼓,是时代的宣言,充满阳刚之气,令人荡气回肠,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贺敬之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我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的字,渴望得到他的题词,即使一册签名诗集也好。

2003年6月6日,我鼓起勇气,给贺敬之写了一封信。

贺敬之同志:不用作更多的介绍,一握手就知道彼此的心灵。我是读着您的诗走过来的:一本《朗诵诗选》和《放歌集》,从部队到地方陪伴了我几十年……如今,我已年届花甲,依然痴心不改,杜鹃啼血般地为祖国、为人民歌唱,我以为,这和受您及郭小川等前辈诗人的影响不无关系。

去年夏天,我和沪上几位诗友自筹资金,决心为诗友们办件实事,创办了一张《上海诗人》小报,已出5期,现一并寄上,好坏逃不过您的眼睛。在诗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想请您为他题个報名。另,我本人也想请您写个“涛声依旧”的条幅,以室中悬挂,子孙相传耳(恕我有点“得陇望蜀”了)。

2003年6月20日,我收到贺老的回信,为《上海诗人》题写的報名及“涛声依旧”的条幅。(见图)

刘希涛同志:遵嘱,拙字寄上。祝你创作丰收,祝“上海诗人”越办越好!敬礼。

贺敬之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 北京如今,贺敬之的草书条幅在我家中悬挂,它是那样气韵生动,气度不凡;它是那样龙飞凤舞,风神潇洒。笔走龙蛇的贺敬之,乃当代诗人书法之神品耳。

## 《中国符号》:艺术世界的亮丽风景

□高占祥

在我国文艺艺术界,有一位同好,他撰文,作画,写诗,摄影,还酷爱收藏。这部《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就是他多年来创意收藏及书画创作的一个成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孟祥收藏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诗坛名家王亚平先生的题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后是胡絮青、廖沫沙、臧克家、周谷城、楚图南等先生的题赠。

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实施。为迎接港澳回归祖国,胡孟祥身背自制的中国地理图卷,创意实施“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文化活动。在这长达8年的“苦旅文化”征途中,他北达北极村,南到天涯海角,东至图们江,西抵伊犁河,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拜访了数百位文化艺术大师及名家,创意征集了近千件艺术珍品(其中近300件藏品相继捐赠国家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赤峰市田家炳中学、潍坊中百美术馆等机构)。这些诗、书、画、印、摄影、集邮等珍品,大多出自文化艺术大师及名家之手。其中包括赵朴初、冰心、曹禺、臧克家、季羡林、光未然、贺敬之、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何海霞、古元、彦涵、罗工柳、赖少其、陆抑非、梁树年、陈大羽、孙其峰、白雪石、胡絮青、张仃、邵宇、吴青霞等先生的书画精品。

“江山豪情”是画坛名家刘文西先生题赠胡孟祥的一件书法作品。当年,他身背丈二匹地图画卷,风尘仆仆走进刘先生的家门。当他打开“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地理图卷时,刘先生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只见地图上密密麻麻盖满了全国各地的邮戳,以及上百位大师名家的签名题书。那鲜红的印章与散发着墨香的邮戳相辉映,恰似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这与其说是一张地图,不如说是一幅

的。为名家摄影几乎司空见惯,这一系列的闪光点则在每位先生在照片旁的亲笔题书。“众星依北斗,灵景曜神州”,这是赵朴初先生的题书。冰心、曹禺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纪念。”季羡林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普天同庆。”巍巍先生的题书是:“勿忘旧耻,喜迎明天。”魏传统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了此夙愿。”钟敬文先生的题书是:“归来呀!已失去多年的故土。”程千帆先生的题书是:“喜迎香港回归,更盼神州一统。”

“名家名作”系列,汇集了大师名家的代表作。其中,有吴作人的《天长地阔》、黎雄才的《珠江印象》、古元的《雁归来》、彦涵的《江南水乡》、罗工柳的《金秋》、梁树年的《黄山秋色》、周怀民的《太湖风景线》、姚有多的《陆羽品茶图》、李琦的《鲁迅画像》等珍品。其中一件丈二匹的巨幅山水画《泰岳松风》,由何海霞、黎雄才先生主创,董寿平先生题书总款。这一幅南北二位大师联手主创的泰山绘画孤品,作为艺术的“中国符号”,最具代表性。

另一件丈二匹巨幅花鸟画“金鸡报晓”,由关山月、黎雄才、陈大羽、田世光四位大师联手创作。此作品由田世光开笔画石,陈大羽画鸡,黎雄才先生画松,关山月先生画红梅、旭日。画中昂首挺立的金鸡引领高歌,火红的红梅似长龙飞舞,一头连着旭日,一头连着远松。日、红梅、松石、金鸡,在关山月先生的统筹下前呼后应,相互映衬,显得华章博彩,万象更新。四位大师,三种艺术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真可谓珠联璧合。

由何海霞题写总款的“龙腾九霄”百龙图,由五个丈二匹书法巨制所组成。另一件书法巨制“百福聚”,由曹禺、关山月、刘开渠、何海霞、赖少其、程十发、白雪石、姜

展现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神州交响曲。于是,刘文西先生挥毫泼墨,以“江山豪情”相赠。

“百家影像题书”系列,都是由胡孟祥亲自拍照完成。都是将每位先生在照片旁的亲笔题书。“众星依北斗,灵景曜神州”,这是赵朴初先生的题书。冰心、曹禺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纪念。”季羡林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普天同庆。”巍巍先生的题书是:“勿忘旧耻,喜迎明天。”魏传统先生的题书是:“香港回归,了此夙愿。”钟敬文先生的题书是:“归来呀!已失去多年的故土。”程千帆先生的题书是:“喜迎香港回归,更盼神州一统。”

“名家名作”系列,汇集了大师名家的代表作。其中,有吴作人的《天长地阔》、黎雄才的《珠江印象》、古元的《雁归来》、彦涵的《江南水乡》、罗工柳的《金秋》、梁树年的《黄山秋色》、周怀民的《太湖风景线》、姚有多的《陆羽品茶图》、李琦的《鲁迅画像》等珍品。其中一件丈二匹的巨幅山水画《泰岳松风》,由何海霞、黎雄才先生主创,董寿平先生题书总款。这一幅南北二位大师联手主创的泰山绘画孤品,作为艺术的“中国符号”,最具代表性。

另一件丈二匹巨幅花鸟画“金鸡报晓”,由关山月、黎雄才、陈大羽、田世光四位大师联手创作。此作品由田世光开笔画石,陈大羽画鸡,黎雄才先生画松,关山月先生画红梅、旭日。画中昂首挺立的金鸡引领高歌,火红的红梅似长龙飞舞,一头连着旭日,一头连着远松。日、红梅、松石、金鸡,在关山月先生的统筹下前呼后应,相互映衬,显得华章博彩,万象更新。四位大师,三种艺术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真可谓珠联璧合。

由何海霞题写总款的“龙腾九霄”百龙图,由五个丈二匹书法巨制所组成。另一件书法巨制“百福聚”,由曹禺、关山月、刘开渠、何海霞、赖少其、程十发、白雪石、姜

师白、齐良迟等98位先生题写“百福”(其中陆抑非、陈大羽先生题写双福),则长达60余米。两件书法巨制几乎囊括了当今书坛与画坛大多数的艺术名家及文化名流。这些不可复制的艺术孤品,不仅为港澳回归祖国奉献了一份厚礼,同时也在构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进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百家扇画书法”与“百家肖像邮封题签”系列,则是艺术中的小品。这两个艺术系列“小中见大”,特别是“肖像邮封”,它把绘画艺术与集邮相结合,其形式新颖别致。您见过季羡林、吴祖光、邓广铭、张中行、吴作人、萧淑芳、马三立、马季等先生的肖像被画在信封上吗?还有茅盾、老舍、叶圣陶、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等先生的肖像印邮封。这些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意,开辟了艺术领域的新天地。

“铁骨幽香”系列,是由关山月先生的“墨梅”与费新我先生的书法相配为开篇,其后是陆抑非、孙其峰、谢海燕、王个簣、胡絮青、阿老、俞云阶、霍春阳先生的画,以及顾廷龙、徐穆如、欧阳中石、韩羽、周慧珉等先生与之相匹配的书法的书画合璧之作。

“十全十美”系列,则出自十位先生之手。他们是:刘文西、吴青霞、高冠华、孙克纲、周沧米、曹简楼、李俊琪、陈寿荣、张彦青、郭志光。十位先生每人一幅画作,并自书楹联,形成了“十全十美”的书画十堂。此外,还有“名家诗词”、“名家楹联”、“名家格言”、“诗书画印”、“名家文稿信札手迹”等系列。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被编入该画集的数百件艺术珍品,都是由胡孟祥创意实施的。即便是出于大师之手的《金鸡报晓》与《泰岳松风》等作品,都是由他预先选题、定名并一一实施。可以说编入该画集中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着他的辛劳与汗水。这种独辟蹊径的创意收藏,恐怕在当今收藏界还不多见。

艺术需要创意,因为创意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则是来自长期的文化积淀。胡孟祥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数十载,再加上数年来不断与大师名家相互交往与切磋,他耳濡目染、厚积薄发、触类旁通,成为文学艺术领域的多面手。“诗情画意、剑胆琴心”,已成为他艺术人生的形象写照。

中国符号,创意中国。让艺术世界的亮丽风景,去装点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